絜齋家塾書鈔

十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服食器用之物此人生日用所不可闕者故諸侯所貢于天子者惟此王乃分之異姓之邦昭吾德之所致而使其無替服事天子之心以其寶玉則分之伯

叔之國而展親親之義夫分寶玉于同姓非厚于同姓而薄于異姓也義有親疎循而行之乃所以為公也人之親其兄之子必異于親其鄰之赤子王者待諸侯亦猶是爾使其待同姓異姓混然無别則天下亦安有是理哉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易一音如字一音以豉反二說皆通若作輕易之易

則以為我以物與人而人不輕易物者以德寓于其間也德盛之人不狎侮人人亦不狎侮我道理固如此然作易字說意味又覺好易變易也言人所以不為物所移易蓋有德在焉故也如服食器用豈能移人今褻之為物不過以供耳目之好則在我必將為所轉移豈可受乎一褻之受雖若細事然便是狎侮何者方其受之是不敬也既是不敬非狎侮乎狎侮君子則人必不盡心狎侮小人則人必不盡力言狎

侮無時而可用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大抵人當有以宰制耳目不可為耳目所使吾心有主宰而不為耳目所役則百度皆正矣今獒之受是悦吾耳目也是耳目足以役心而心反聽命于耳目也心失其權而耳目役之此其害豈淺淺哉人心最易于玩而最不可有所玩方其玩人之時在我者必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

又見周公之忠所以雖疑而未敢誚公也方成王疑周公則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及成王之疑一旦消釋則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學者觀此可以見天人一致之理直是明白直是切近人多說天道遠觀此事天道果遠乎近乎人主一念慮之間而其報應有反掌之易以是知天即人也人即天也天大雷電以風何自而來哉成王之心也天乃雨反風又何自而至哉亦成王之心也洪範咎徵以為蒙恒風

固不言可知矣下文將黜殷一句可見向者武王雖殺紂然立武庚以續商後殷命猶未絕焉至此而其命始絕矣觀此一書則周公前日所以欲代武王之死如此若切者其意愈更分明夫武王有疾既瘳之後在位當不下數年而武王甫崩三監便叛況當克商二年若不幸而不救周家之社稷宗廟存亡未可知也周公安得而不苦切惟其苦切之至所以能通乎神明夫伐三監如此等事皆是非常之事處非常

之事天下之至難也讀此一篇便當觀古人所以處天下之大變者大抵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周公之於兄弟其親愛至矣然至於叛亂以危社稷則義又在國家蓋義無定形如權衡然只觀其輕重三監之叛國家之義為重而兄弟之義為輕此周公所以決然為之不疑而行也若夫太宗之殺建成則又不與此同何者三監之叛罪莫大焉建成非有大罪太宗烏得而殺夫天下固宜為太宗所有使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三監之伐所以奉行天討天既降威我安敢閉而不用乎神龜者國之寶鎮吉凶禍福將於是乎占焉紹天明者繼天之明也天之明命見於龜卜即命者即於是而命也只看繇辭所謂有大艱於西土西土人

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
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今日四國蠢動而明日有十夫來告成王周公以為四
國當伐輔翼我之有為撫安武王所圖之功寧武即寧
王也謂武王也賢者之心既歸而我又卜并吉想當時
因四國之蠢動又曾卜之鬼神以為此事將如之何而
卜無不吉是鬼神之心又以為然矣賢者之心既歸鬼
神之心又從我乃播告爾友邦冢君及其臣相與伐此

考乃有友伐厥子而曰我且當自反不速救之其可乎雖使在我未有以致之亦不必自反矣古人舉事只看吾心如何吾心以為當然使為之好言語好議論都用不着此古人之舉事所以過於後世也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考翼不可征之言雖不可用然吾聞汝等之言亦嘗

功其言甚合於義故曰義爾邦君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邦君御事雖能綏我而猶恐其心有所未喻故又反覆開導之以為我寧王所以興亦只惟卜是用今禍亂之作乃天所以相我況我之卜又無有不吉其可不往乎

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

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

王圖事

上文既曰今天其相民此又曰弼我丕丕基夫自常情視之武王不幸而有疾周公有代死之言而疾瘳未幾武王又崩三監武庚淮夷相挾以叛骨肉兄弟之間自為反逆天意於周家似不相向而成王周公乃以為此天所以相我也此天所以弼我丕丕基也這非是聖人如何見得漢人有言禍亂之作天所以

開聖人也大抵國家無事中外乂安未必非天所以
稔其毒敵國外患侵陵擾攘未必非天所以開其治
考之古今之變如是者多矣虢公驟勝而晉人以為
是天奪其鑒而益其疾晉師勝楚而范文子以為憂
蓋國家盛强往往未必是福若有患難有禍亂則志
氣益强政治自修乃天所以輔之也故曰入則無法
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
患而死於安樂也由此觀之則人主處天下治安之

今三監蠢動危我社稷爾為臣子而弗之救曾民養之尚不若乎此處是成王周公將道理至明白者以觧其疑破其昏而使之曉然見此理之所在蓋當時邦君御事所以不肯從成王伐三監只為其心疑疑故昏何則彼見周家得天下未幾不幸而武王病又未幾而武王崩而兄弟骨肉之間自相離叛蓋以為周家之天命未可知也正當危疑之際所以此心皆昏蔽而不知天理之所在周公將此等言語曉喻之

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

此是稱微子之賢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深味此二句微子可謂賢矣想其為人必是一嚴恭儼恪至誠篤實之人有一毫之馳散乎有一毫之懈怠乎可謂不失其本心者矣曰篤不忘信乎其篤厚而不可忘人之德貴乎厚誰無此德積之不厚亦何足貴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

之事業也蓋古人之心不與後世相似吾心以爲當
然當說便說更無疑忌在後世肯如此說乎於此可
以見古人之心亦可以觀古今之變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天地間只是一箇和氣嘉禾之生和氣之所致也當
成王啟金縢之書前日疑周公之心消散無餘而本
心卓然著明當是時成王之心與周公之心一也所

未有遜焉此處皆可以見古人之心且如成王周公之告康叔既如是其詳且悉矣而猶以為未也又曰此外更有事焉既使之陳時臬司又使之陳時臬事又使之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可謂盡遜而方且告之以惟曰未有遜事蓋纔說道如此而止即是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只這可已而不已便是聖人苟有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殺越人于貨者衆罔不憝之況不孝不友之人乎雖然元惡之人殺之而已父子兄弟之間無絕法也子

傷而弗去也大抵善最不可以為小而弗為惡最不可以為小而不去且方其為善雖若甚小然當是時此心即千古聖賢之心方其為惡雖若甚小然當是時便是有罪但省察為善之時此心如何為惡之時此心又如何則可見其不在大與多矣不在大雖小亦不可也不在多雖少亦不可也小罪且不可有況於職分之不盡而顯聞于天者其罪為大天安得不罰殛之乎嗚呼成王畏天之心可謂至矣其所以警